

全美最新流行惊悚力作

F A N G L A N D



【美】约翰·马克斯 著
李佑嘉 安亚军 译

万卷出版公司

森牙的国度

[美] 约翰·马克斯 著
李佑嘉 安亚军 译

© 约翰·马克斯 2008

版权合同登记: 06-2007-2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森牙的国度 / (美) 马克斯著; 李佑嘉, 安亚军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5
ISBN 978-7-80601-958-0

I. 森… II. ①马… ②李… ③安… III. 惊险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9747 号

Copyright © 2007 by John Mark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gal Literary,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美术印刷厂

幅面尺寸: 153mm × 230mm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20.5

出版时间: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国际

封面设计: 吴光前

版式设计: 马寄萍

责任校对: 沈笑

监印: 于浩杰

ISBN 978-7-80601-958-0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联系电话: (024) 23280058 23280009

电视新闻媒体是人所共知的血腥与残酷行业

伊凡杰琳·哈克是美国著名电视新闻节目“六十分钟”的助理制片人，她被派往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去查实一个可能存在的关于臭名昭著的东欧犯罪集团的首脑的新闻故事。但是，她的这次商务旅行却带她走进了恐怖的深渊，从而让其在“六十分钟”节目的历史上有着重重要的意义。她发现那个叫做艾昂·托古的犯罪集团首脑的所作所为都恐怖异常，远非一个阅历尚浅的电视新闻工作者所能想象，甚至于她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上司是否能得到这个新闻故事，在她看来这些已然不再那么重要。

纽约。伊凡杰琳失踪的消息在“六十分钟”节目的办公室散播开来，引起了良心愧疚与责任推委的轩然大波。在几个月后的一天，伊凡杰琳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修道院里接受治疗的消息突然奇迹般地传回了纽约，可是她的记忆似乎已经被人抹去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是谁用她的电子邮件账号给“六十分钟”节目的雇员发送电子邮件呢？那些以她的名义从特兰西瓦尼亚寄到“六十分钟”办公室里的如同棺材一般的木箱里装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六十分钟”节目的录音设备系统像是感染了一种奇怪的病毒，而导致所有的录音都被一种如咒语般低声吟唱的地名的声音掩盖了呢？还有一个传言说节目的一个主播在和托古的采访中身心受创，可是托古又是怎么到纽约了呢？当来自古老大陆的黑暗气氛笼罩在美国最受观众信任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大厅里的时候，“六十分钟”的职员们不得不面对一种远远超乎他们想象的蛮荒的恐惧，一种让节目内部人事重组变得迫在眉睫的诡异威胁。

全书以个人日志、电子邮件、治疗日志等形式写成，本事件当事人将它们以非正式调查报告的形式编集于一起，表现了21世纪初美国白领阶层的生活。《森牙的国度》是一本大获成功的惊悚吸血鬼小说，它不但承袭了传统吸血鬼小说的精华，同时也用犀利的语言解读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还有我们所记着的和遗忘了的事实。

致 谢

我要感谢我的编辑斯科特·莫耶斯的热情与友谊，以及他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也感谢安·高朵芙在背后支持他。我同样要感谢劳拉·斯蒂克尼给予我的无价的帮助和支持，还有杰森·亚瑟所做出的贡献。在这本书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乔·雷加尔就相信它是一本奇特的书，我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同时也感谢雷格文学代理公司所有的人，尤其是劳伦·皮尔森和贝丝·里德，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我还要感谢里齐·格林和强尼·盖勒，我同样要把无尽的感激送给黛博拉和乔，是他们与我一起和吸血鬼战斗。我要谢谢黛博拉的爱、微笑和建议，谢谢乔对我的鼓舞、拥抱和吻。我感谢我的朋友詹姆斯·海因斯，他是现代惊悚小说的大师，如果没有他的伟大杰作的指引，《演讲者的童话》和《无限空间的君王》，我甚至怀疑自己没有写这本书的胆量。我要感谢杰夫·库伯曼和他从没停止给我的传媒界的一些帮助，我才得以迈出巨大的一步。最后，我把特别的感谢送给唐·休伊特的“六十分钟”节目里的所有人，或者我更喜欢将它看成是一个哥伦比亚新闻广播的一个专访类节目。我曾有幸成为它的一员，现在它已经是一个消失了的地方。在我的一生中所一起工作过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好色之徒，没有一个疯子，也没有一个滑稽可笑的人，更没有谁是卑鄙小人。



约翰·马克斯是深受评论界称赞的小说家，曾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六十分钟”担任制片人。他的小说包括被《纽约时报》称为“1998年特别小说”的《墙》，和被《出版商周刊》誉为2003年最著名小说之一的《大毁灭》。现在他与家人一起居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

“贝塔斯曼悬疑馆”：

- 01 耶稣裹尸布之谜
- 02 死亡拼图
- 03 胡狼头神阿努比斯
- 04 巴比伦计划
- 05 耶稣手稿之谜

网址：www.lnbtsm.com

媒体及读者联系：likun@mail.lnpgc.com.cn

作过祀祭，诵毕祷言，恳求过
死人的部族，我抓起祭羊，割断脖子，
就着地坑，将波黑的羊血注入洞口，死人的
灵魂冲涌而来，从厄瑞波斯地面，
有新婚的姑娘，单身的小伙，历经磨难的老人，
鲜嫩的处女，受难的心魂，初度临落的愁哀，
还有许多阵亡疆场的战士，死于铜枪的
刺捅，仍然披着血迹斑斑的甲衣。
死人的魂灵飘涌而来，从四面八方，围聚坑沿，
发出惊人心魂的哭声，吓的我透骨心寒，
其实，我摧励身边的伙伴，告嘱他们
捡起祭羊，被宰于无情的铜剑，
剥去羊皮，燃焚肉身，祈告神明，
祷言强健的哀地斯，受人敬怕的裴耳塞丰奈。

——荷马《奥德赛》

陈中梅 译

目 录

命主自述 第八章

1

第一章 传教士与十字架

86

第二章 走廊里的低语声

104

第三章 主播的心声

118

第四章 地下风云

128

第五章 血腥的玛丽

169

第六章 生命中的一天

186

第七章 黑暗楼道里的木箱

目 录

195

第八章 复活后的生命

210

第九章 地狱来的声音

222

第十章 死亡的废墟

235

第十一章 第 20 层楼

252

第十二章 回归

260

第十三章 幽灵

280

第十四章 历史的训诫

298

第十五章 云集的鹰

第一章 传教士与十字架

1

世事难料，或许只有当机立断者方能应对自如。那么，这件事我又该从何说起呢？在我启程飞往东欧的前夕，罗伯特求婚了。我们约定在明年初夏的时候举办婚礼，教堂选在了圣·依纳爵·罗耀拉大教堂，婚宴会安排在波浪山庄公园进行。我这次从罗马尼亚回去之后，我们会继续讨论一些关于婚礼的事情，或许这还要花上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将婚礼许许多多的事务准备妥当，因为要举办一个礼制彬彬、有模有样的婚礼也实非易事。如果在婚礼上有家人或者亲友被疏远了，或者是觉得没有受到礼遇，而且在参加完婚礼后还因此而生气的話，这只能说明我们的考虑不够周详。当然，这类事情可都是绝对不能出现的。我们确实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办，婚礼那天的来宾将会有 150 人之多。但是我却早已开始对寄送请柬的事情头痛不已。谁该请，谁又不该请？母亲又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结过婚的人不可以带人参加婚礼，只能单身赴会。我因此而头痛不已，但是我却必须继承她的这个原则，正如她说的那样，生活中没有伴侣，手指上没有婚戒，参加婚礼的时候也就不应该有个伴儿。

关于婚礼音乐、菜谱和宣誓仪式的讨论是必须的。罗伯特喜欢古典爵士乐团，可我更喜欢一支来自奥斯丁的酒吧小调乐队。虽然两个人在意见上有分歧在所难免，但每当这个时候，我那自小在得克萨斯州长大的经历，似乎就成了我们之间产生隔阂、造成尴尬气氛的原因，至少在罗伯特看来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他会很极端的与我背道而驰，还在晚

宴的餐桌上将我的童年经历作为谈资笑料，甚至还说我是外来人口。婚礼的菜谱，无可厚非的成为我们之间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城里有家不错的甜点店，那里有一个厨师的手艺令人啧啧称赞。可是当我在讨论订做结婚蛋糕的时候提起这点的时候，罗伯特却蛮不讲理的硬生生将讨论蛋糕的问题搁置起来，对我的意见充耳不闻。更有甚者，我曾向他表示过非常希望能在婚礼晚宴的时候吃得到得州中部风味的烧烤胸肉、牛排，但是他却将任何一种的烧烤熏肉拒之门外。从此时此刻开始，还有接下来的整整一个六月，我虽身在离纽约 4000 英里之外的地方，但一想到这些我仍然会心如刀割。在我们的婚姻问题上，虽然罗伯特的家庭是我所见过的最为世俗化的犹太异教徒家庭，但他们却突然变得犹如被教堂婚姻所奴役了一般。我的家庭却又恰恰相反，对那些世俗惯例不屑一顾，好像完全丧失了信仰一般。但是就我眼下的境况，身为异客处他乡，我想我本应该想一些令人欣慰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想着这些事情，真的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那天罗伯特给了我一个惊喜，我们去了萨米犹太风味的罗马尼亚式餐厅，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他代表我这个他的得州女友邀请钢琴师弹奏了一曲圣安东尼奥的《玫瑰》。在钢琴师弹奏的富有激情与活力的美妙音乐声中，我们吃着大碗的犹太风味的炸肝尖，还有炸牛排，牛排的骨头伸出来好长一大段儿，以至于整块牛排看上去就像是一把斧子一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吃的很开心。虽然在他拿出一个小礼品盒子的时候，我们彼此都变得有些局促不安，但那也只持续了一会儿。礼物是他最近从阿姆斯特丹带来给我的，怎么说呢，那是一件睡衣，也是一件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就算是见过也绝对不会去买的睡衣。细腻的材质，精致的设计，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马术比赛。罗伯特的脸上有些忧郁，他说本可以将阿姆斯特丹的所有这种睡衣都打包装进航空邮件，让它们飞越大西洋通通来到我的面前，但是他却忘记了他已经做到了。那一刻，我的嘴角禁不住流露出欢欣与惊喜的笑容。但是，当我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他，只身一人前往罗马尼亚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些沮丧。这一切都是一个天大的错误，那件精美的睡衣也随之从我的手中滑落到了地上。

他问我是不是在为罗马尼亚之行担心。我告诉他我做过一个不可捉摸的噩梦，让我胆战心惊。梦里我陷入普华国际的报道中不能自拔，那是一篇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的报道，在梦里我目光所及之处，报纸上尽是一行行相同的字眼儿，“失踪事件在各大城市

频频发生”。罗伯特说也许是因为我听多了人们关于那里的流言蜚语的缘故，我告诉他我从未听到过任何关于罗马尼亚的事情。罗伯特无言以对，却从口袋里拿出来一个玲珑剔透、闪闪发亮的蓝色小盒子。

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可这会是真的吗？我惊疑不定的打开了盒子。戒指在我的眼前闪闪发亮，24 克拉白金上面镶嵌着一颗梨形的钻石，我答应了他。餐馆的老板萨米在麦克风前低声弹唱起来，“犹太异教徒，青春女神，美丽的爱情”。然后，餐馆里的所有人都为我们鼓掌祝福，我禁不住哭了。罗伯特的车就停在外面，于是我们回到我的公寓。我稍微打点行装，当然也带上了那件从阿姆斯特丹来的特别礼物，然后我们去了海事大酒店。他是了解我的，我喜欢在洗浴后用绒羽浴巾裹着身体，然后拧开一瓶小冰柜里的灰雁伏特加，在酒店的付费电视上看着好莱坞动作电影，没有比这一切更让人舒心的事情了。在“六十分钟”节目做了 3 年的助理制片人，薪水少得可怜。现在，我理解中的幸福与甜蜜的生活，也就只有这些了。

那晚之后的星期一，也就是 72 小时之后，我就登上了飞往罗马尼亚的班机。飞机在空中遇上了湍流，我也没能睡上一会儿。后来我在检查行李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皮包里本来有 5 个拍纸簿，但有一半却在途中不翼而飞，谁又会从行李箱中去偷几个拍纸簿呢？几乎所有的圆珠笔都干枯掉了，我拿起其中唯一一支勉强可以用的在剩下的纸张上乱画一通，最后也只画出一些如鬼魅般的符号而已。虽然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酒店可以上网，但是从公司带来的笔记本电脑的调制解调器却始终无法正常工作。我随身也没有带着足够的化妆用的棉签，我想我连厕纸都应该自己带着过来的。

不过戒指对我来说还算是一个安慰，但它原本应该好好地呆在美国的。机场和酒店的上空，都笼罩在一层鬼魅般的阴影之中。在安检出口，我不慎将戴着钻戒的手指露在了外面，那个海关官员一直盯着我的手指和钻石看来看去，就好像我要蒙混过关似的。于是在过了海关之后，我把戒指塞进了裤子前面的口袋里。罗伯特在我临行前恳求着要我戒指留在家里，但我没有听他的话。这样的请求已经不是能不能接受的问题了，我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同我的戒指分开了。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我忍受不了没有戒指的寂寞，所以依旧带着戒指同行。估计我的这些话要是被罗伯特听到了，他一定会大吃一惊。在他看来，我自小家境富裕，这个戒指对我来说是不会有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意义的，但是他错了，错到十万八千里。钻石恒久远，这枚戒指标志着我从此不再只属于

我自己，更属于我们之间的爱情，而这颗钻石就成了我们之间爱情的见证。每当我看着戒指的时候，看着我的订婚戒指的时候，我身边的一切就会变得模糊不清，而我却仿佛一直看见那遥远的从前，看见自己的祖祖辈辈们，看见母亲所属的那些古老时代的威尼斯人和都柏林人，也看见孕育了父亲那更为独特和复杂血统的祖先们。罗伯特家族中的两个分支曾在最后一次的美籍印第安人暴乱中互相厮杀，而和他的祖母有着相同血统的希腊裔印第安人也和当时的一队美国警察发生冲突，而其中一名警察却又和他的祖父有着血缘关系。不管怎么说，几十年后的现在，他们成了一家人，也有了罗伯特。我在戒指之中看到了一个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我也想起那些曾经的种种和戒指即将带到我生命中的罗伯特，还有以后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们会怎么评价我们现在的这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呢？我这么想着，但却从来没有和罗伯特说过这些事情，我怕他会因此而为我担心。父亲曾经说过，一个人让自己的想法沉浸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才是明智的选择。

2

罗马尼亚给我的第一印象该怎么来形容呢？事实上，我的工作也无非如此，去捕捉第一印象。在美国电视行业的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新闻节目中，我作为一个助理制片人，总是在发掘值得去报道的新闻故事，评估它们的现实意义与娱乐价值。我的同事说我是软新闻界的一名“武士”，用如同利刃一般的判断力将那些新闻故事业已逝去的浮华和激情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潜在新闻价值分离开来。新闻故事的真实性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不能把它很好的用镜头再现出来，所谓的真实又有什么用呢？正是因为如此，才促成了我此次的罗马尼亚之行。我受命去寻找并采访一个叫做艾昂·托古的罗马尼亚绅士，他正是那个众所公认的东欧犯罪集团的首脑。这次的采访我有三个任务，首先我要确认他的真实身份，然后弄清楚他到底都做过些什么，最后再来判断那些对他的控诉是否是罪有应得。另外，他是否说英语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制作的节目，有一个和广大的美国人民一样的习惯，那就是讨厌在屏幕上打上字幕。

三思而后行，胸有成竹方能百战百胜，我也一样。如果这个新闻故事确实能吸引观众，那不久之后我将带着摄制组再次来到这里。那么，我首先需要物色一个外景拍摄场地——我们需要罗马尼亚的远景镜头，和能够阐释罗马尼亚文化、经济、政治和历史的影像资料。当旅途的劳

累和飞机上浑浊的空气慢慢烟消云散之后，我透过车窗审视着外面的景色。这样的马路在东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随处可见——可口可乐、吉百利、三星等世界商业品牌在这里随处可见，是那么的熟悉。一阵秋风吹过刚刚拆迁过后被推土机整平的建筑工地上。一驾马车停靠在路边的可口可乐广告牌下面，微笑着的比基尼女郎在满脸胡须、手攥缰绳的车夫头顶高举着一瓶可乐，以一种特有的矜持与不安凝视着眼前的行人和马路。我想这是个不错的外景，罗马尼亚的现在和过去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我草草把它写进了自己的笔记本里。

现在大约是早上 10 点。司机摇下了车窗点上一支烟，9 月的秋风夹杂着汽车的尾气立刻涌进车厢里面。我们的车离开了机场公路便驶进了一条林荫大道，茂密的柠檬和菩提树林在公路的两侧延伸。透过树林空隙，我瞥见一个黄色围墙的别墅。另外，我还看见一个窗棂破烂的炮塔，一排黑黑肥肥的鸟从塔顶上四散飞走，粗糙凿刻的纳粹十字符号张牙舞爪般的在墙面上蔓延开来。一个女人在路边拍打着地毯上的尘土，却险些被我们汽车上的挡泥板刮到。她咒骂着司机，司机也以牙还牙，粗言回击。汽车沿着林荫大道驶过一个巨大的拱形建筑，看似如巴黎的凯旋门一般，但却要比巴黎的原形大上两倍以上。我想世间可能只有发生了基因突变的蘑菇，在采天地之精华之后才能长得如此的巨大。随后我们的汽车驶入一个环形的交通枢纽，成群的流浪狗漫游在巨石的阴影之下。于是，我又拿起笔把这里记录下来——这些动物的影像往往在节目中用做社会堕落的象征。其实，我一路都在想着这类关于动物的事情，果然是有求必应，想什么来什么。我们继续前行，一座座传统的教堂和它们镀金的弧形圆顶，便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映入我的眼帘。然后我们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景色更加迷人的地区，随之而来的是以素丽风格装饰过的精致窗棂和双斜坡式屋顶的阁楼，多么令人向往的景色啊！罗马尼亚曾经有着“东方巴黎”的美誉，到处都是昂贵的精品时装店，还有在那些地方进进出出的漂亮女人。如果我那《男人帮》的摄制同行来到这里，他们一定会感谢这天赐良机。我也可以拍到那些修长的美腿与高耸的乳房，以作为节目必不可少的影像。但是没过多久，这些美丽又令人欣慰的景色就消失在了身后，被随之而来的滚滚建筑烟尘所湮没。我们穿过了一个河堤，然后转向一片如同兔子窝窟一般拥挤不堪的建筑丛中，不过据说这里是罗马尼亚前任统治者所建造的行宫。我们从其中一片小区穿过，在转角的时候车身在光秃秃的水泥地面上忽然颤动了一下，我不由坐起身来。这个时候，透过车窗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切是那么

的令人难以置信，我还以为是时差跟我的眼睛开了一个玩笑。

一切看起来犹如海市蜃楼，或者说是将汽车后视镜中的视图实物化以后的那种景象。这正是前任统治者的行宫，不过在他逝世之前还尚未竣工而已。巨大无边的方形大理石建筑矗立在眼前的土地上，如此巨大宏伟的工程真的让人很难想象它是如何被建造出来的。从它的外表看去，是很难猜测它里面有多少房间的，我拿起笔草草的为以后摄制组的工作写下一份工作说明。如此庞大的建筑仅从地面拍摄是无法呈现的，你只有站在高处方可俯瞰全貌，你也必须租用一架见鬼的直升机才行。这里是现任罗马尼亚政府的官邸所在，但它四面方方正正的建筑结构却似乎表现出一种对议会、政党和首相政治的抵制思想。我们的车一直驶到这条马路的尽头，然后停在了另外一幢建筑前面的弧形车道上。虽然现在的这个建筑比刚才我看到的行宫要小上很多，但它仍然是那么的雄伟。我想我是要住在这里了，离刚才的行宫只有一条街相隔的地方。

“您预订的酒店到了。”我那一路沉默不语，看似与众不同的司机跟我解释着说道。我用责怪的眼神看着他，他继续说道，“这里是原来国防部的官邸。”

迎宾客梳着金黄色的辫子，身着红色制服。他们拿了我的行李，带我到了大厅里面。大厅里完全是一个大理石的世界，在我看来这里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陵墓。大厅的穹顶共有四层之高，由若干如小房屋般粗细的大理石柱支撑着。石柱的一边是两个呈螺旋形楼梯，也完全是用大理石铺成，就像不断流淌着的河流一般从高处婉转延伸而来。美妙动听的钢琴声从二层和三层飘出，余音绕梁，将众宾客们的喧哗之声尽数掩盖。几名侍者在大厅里忙忙乱乱的走来走去，招呼着宾客，推拉着行李。另外几个身着黑色制服的保安，正一手将无线电对讲机举在嘴边，另外一只手紧捂着耳朵上的耳机，警惕地注视着大厅里的每一个角落。我径自朝着前台走去，忽然一个身着红色开衩礼服的年轻女子端着一个放着高颈玻璃酒杯的托盘，悄然来到我的身边，杯子里可能是我最喜欢的橙汁或者香槟。因为还不到中午，于是我端起香槟，一饮而尽。

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或许还只是一个女孩子。大厅里男人们的目光一直在她的身上游移，他们也没有放过我。我自认身材高挑，有着绝对的女性曲线美。曾经我的一个男朋友说我有着大地女神一般的身材，我知道他只是用这种称赞来恭维我罢了，但是我却对这种说法不大认同，反而因此而恼怒。在我看来，大地女神只是一个不戴胸罩，身穿扎染过的T恤，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嬉皮士而已。我才不是什么大地女

神，但如果非要我承认什么的话，我只能说一个女人拥有好的身材还是挺管用的。我每天早上都要将自己黑色卷曲的头发吹直，而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们曾是打结卷曲的。我有着深棕色的眼睛，母亲曾将它们和巧克力相提并论。我也有着长长的睫毛，还有那还称得上性感的嘴唇，这些都是我曾聊以自慰的事。每一个见过我的人都说我应该做我们节目的主播，他们说摄像机喜欢我这样的女人。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不喜欢摄像机，我不喜欢那种盯在你的身上就一动不动的眼睛，不管是男人的还是机器的。

那个女孩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把空酒杯递还给她。谢天谢地！我想，我再也不愿在这里呆上太长时间了。

那天我睡了一整天。晚上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的上司，制片人威廉姆斯·洛克耶尔，好让他确认我已经抵达了罗马尼亚。我向洛克耶尔摊牌了，我说自己现在开始后悔来到罗马尼亚，这里的境况已经快让我接近疯狂的边缘。但他的回应却是一阵沉默，然后告诉我说，“那我想你应该去伊拉克呆上一个月，然后我们可以再谈谈。”

我想我应该先说一些关于威廉姆斯·洛克耶尔的事情，他是我的上司，总是一副要打倒特权阶级的样子，而我就是他其中的一个目标。我就像是他的奴隶，是女佣人，是一个永远不能停下手中工作的下属，就更不用说我不敢鼓起勇气去和他分庭抗争了。在他看来，我只是一个软弱可欺的小女孩儿，他认为现在的我只是在结婚生子前打发无聊的时间而已。

我怎么会那么蠢呢，居然又给他打了过去。“你是想让我在伊拉克给你找什么新闻？那我想我们在巴格达碰个面怎么样？”

“难道你回到纽约我们就没工作做了吗？难道我们就没机会碰面了吗？其他的问题都暂时另当别论。”

我忽然想起了另外一个更为让我生气的人。“斯蒂姆已经让我快疯掉了。”我和洛克耶尔说道。

我把心头的怨恨全都嫁祸给了这个人。斯蒂姆，我的一个朋友，制片助理斯蒂文森·比弗斯，他曾嫉妒我这次的罗马尼亚之行。在我临行之前他还侮辱我，说我脸皮薄，说我和洛克耶尔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要崩盘了。不过他只说对了一半，虽然我在工作上和上司的关系崩盘，但是罗伯特的求婚却带给了我无限的惊喜，我也曾一度试图摆脱这次恼人的旅行。

在我离开纽约飞往罗马尼亚的那个早晨，也就是罗伯特求婚后的星期一，我把自己将要结婚的计划告诉了洛克耶尔。我说我不得不着手准备自己结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还小心翼翼的向他提出我的建议，问他是不是可以代替我前往罗马尼亚。他祝福了我，然后他告诉我，说我结婚的事情与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还说让我去做我应该做的工作是不明智的。他说办公室里有一帮子无所畏惧的年轻人正跃跃欲试想代表他前往罗马尼亚。我差点被他气的辞职不干，还好是我的那两个朋友，斯蒂姆和伊恩劝住了我。伊恩提醒我说洛克耶尔总是这样的没有人情味，我也不应该如此的感情用事。斯蒂姆跟我讲了一个发生在罗马尼亚的故事，还说这次旅行可是我将自己置身于电影银幕历史上有百年惊情的吸血鬼国度的大好机会。斯蒂姆总是这样的沉迷于电影，我被他的话逗乐了。他认为普天之下，最符合道德规范的事情无非是在电影院一边吃着腌毛豆一边看着萨姆·佩金法的电影。但是他并没有领悟到那些电影中死亡的真正意义，在他看来，真正的罗马尼亚和吸血鬼电影中的罗马尼亚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正是由于他总喜欢看死亡电影，因此我们都喊他“死蒂姆”。

“等会儿。”电话那头的洛克耶尔随即用手捂住了话筒，很明显是刚刚有人进了他办公室。我听见电话那头一阵骚乱的声音，然后洛克耶尔又回到了线上。“你的一个朋友，伊恩。他现在在我这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了。如果你还要发斯蒂文森·比弗斯的牢骚的话，他或许能给你提些建议。”

我能听到伊恩的声音，真的很开心。

“电话，给你。”我想大概是伊恩接过了电话了。

“伊恩，帮帮我。”

“没事的，斯蒂姆是个大混蛋，你会没事的。”

“真的？”

“是的，另外还有一件事。你现身在罗马尼亚，那里有不少色狼，而且他们都善于交际，你行事一定要慎重，让这次成为你最后一次外派的任务吧，出色的完成它，然后风风光光的回来。我得走了。”

洛克耶尔再次回到了电话上，“亲爱的，一定找到那个罪犯！”

我睡不着，天亮前就早早地起床了。我拉过椅子坐在那里，盯着窗外。我的视线从马路的上空穿过，看着对面雄伟的行宫。那里没有一丁点灯光，但是墙面上却闪烁着淡淡的磷光。太阳升起之后，对面的窗户就像是无数血红色的眼睛一般反射着阳光紧紧的盯着我。我实在是忍受